

黑

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

澤

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

明

黑澤明动感作品集

(第一辑)

作

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品

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集

厚

黑

侠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医药学院610 2 00913370

黑泽明动感武侠作品集（第一辑）／延边人民出版社

# 厚黑侠

下

## 第十九章 白虎坡前双虎斗

辽阔的江面突然之间亮起了一支支火把。

一支火把一条快船，林小楼和玉钗两人看到这许多快船与火把，他们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陷入了船阵里。

而也在这时候，林小楼才知道他听从船老大的话，根本就是一个错误。

显然他的一举一动早已有十二连环坞的人在监视着，现在离开了大船，正好落入了圈套，成了人家瓮中捉鳖的对象。

离着岸边还有几十丈距离，林小楼纵然拼命击掌也无法在短时间到达岸边。

冷汗浸透了他的衣衫，他知道只要人家愿意，随便从船上射几箭，那么这悠悠江水就是他与玉钗的沉尸之所。

玉钗出奇的镇定，她靠紧了林小楼。

是不是她自付必死，就反而变得不再害怕了呢？

一条稍大一点的快船破浪而来。

船上站着一个大汉，在火把的照耀下他须发清晰，甚至于脸上那怵目的刀疤都能看得很清楚。

船到了近前停了下来。

那大汉环眼狮鼻，声若宏钟道：

“林小楼你若识相就乖乖束手就缚。”

林小楼从羊皮筏子上面站了起来。

他沉声道：

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浪里蛟龙费平，十二连环坞姑苏坞主。”大汉的声音字字入耳，震得玉钗险些用手捂住耳朵。

林小楼听到人家喊出自己的名字，心痛如绞。

他知道他已被彻底地出卖。

“费坞主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杀你们瓢把子的人是我，与我的同伴无关，我可以束手就缚，但我希望你们放了她。”

林小楼话一说完，玉钗已低声叫道：“不，我宁愿死也不愿苟活。”

“玉钗，听我说，你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”

玉钗流下了眼泪，却态度坚决道：

“失去了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要活我们活在一起，要死也就死在一块。”

浪里蛟龙费平这时已嘿嘿笑道：

“姓林的小子，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，你只要先自断一臂我就先放人。”

林小楼抽出了刀，玉钗惊恐万分哭道：“你别傻，你要听了他的话，我马上就投江自尽。”

林小楼悚然一惊，接着心痛道：

“你不可以轻生——”

玉钗哽咽道：“这些人狼子之心，说出来的话连三尺童子也骗不过，你要相信了连后悔都来不及……”

“那你要我怎么办？”林小楼恨不得自己能有一双翅膀，能带着玉钗飞渡江面。

玉钗神情一凛道：“和他们拼一死战，不管生死我们都不能束手就缚任他们宰割。”

林小楼定定地望着玉钗，到此时他才发现这个看来柔弱的女人其实有一身傲骨。

他忽然感觉到他绝不能丧失了信心，瓦解了斗志，他更不能让她看轻自己。

于是他回了玉钗一个苦笑，然后抬头对着浪里蛟龙费平道：“费平，你当我林小楼是个白痴？”

浪里蛟龙费平一怔道：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林小楼提高声音道：“很简单，你先护送她上岸，只要她上了岸，我就任凭你们处置。”

玉钗一听又有异议道：

“不，我不走——”

林小楼低声道：

“听我的话，你安全了我才能专心和他们周旋，成功突围的机会也大。”

玉钗不是不明是非，她也知道自己在林小楼身边他不但分心还要照顾自己，与其那样她也只有答应。

于是匆匆约定好会面的地点，那浪里蛟龙费平已爽声

答应道：“好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希望你别耍花样。”

林小楼出声道：

“我人还在江面上，也在你们的控制下，还能变出什么花样？”

浪里蛟龙想想林小楼说得也没错，于是他手一挥一条快船就箭一样驶了过去。

林小楼把玉钗扶上了船，在她的泪眼婆娑下才深深体会到什么叫生离死别。

二十几丈的距离一下子就到了岸边。

当林小楼看到玉钗上了岸和他挥了挥手后，他知道她已暂时安全。

一直等到玉钗急步离去，人影消逝在暗夜里后，林小楼这才对着浪里蛟龙费平冷哼一声道：“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过来了。”

浪里蛟龙费平一挥手，又是一艘快船冲上前去，船上一个大汉手中拿了一条绳索，一跳就跳上了羊皮筏，二话不说就要给林小楼来个五花大绑。

林小楼突然身子一动道：“慢点——”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一旁浪里蛟龙费平更是勃然色变。

“你想食言？”龙费平惊怔过后大声叫道。

林小楼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我还没这么说，你紧张什么？”

“那你想干什么？”

林小楼道：

“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？又是谁泄露了我的行踪？”

浪里蛟龙费平道：“知道了又如何？难道你还想去找那个人算帐？”

林小楼道：

“我不想做个糊涂鬼，下辈子投胎好知道提防什么样的人 would 出卖我。”

摇摇头，龙费平道：“我知道被人出卖的感觉，然‘盗亦有道’，站在江湖立场，我是绝不可能告诉你的。”

林小楼摊了摊手，一付无奈状道：
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我这个人也挺别扭的，连死前这一点小小的要求若都得不到，你想我怎么甘心引颈就戮呢？”

浪里蛟龙费平勃然大怒，吼着道：“他妈个巴子，你根本就没安着好心眼，存心耍我们是不？”

林小楼笑笑道：

“话别说得那么难听，你们有你们的坚持，我也有我的原则，只能说条件没谈拢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话说绝了岂不伤感情？”

、“我操你个先人板板——”

浪里蛟龙费平明白他真的是被耍了，开口就是粗鄙的骂人话。

只见他单手倏伸，猛地一挥。

突然——

满天箭雨密密麻麻，如飞蝗过境，全都朝着林小楼急

射而去。

林小楼一个倒栽人就入了河里，可怜那一名来绑他的十二连环坞手下，反应身手都没他快。

连一声惨呼也不及发出人就成了刺猬，碰然一声倒在羊皮筏子上。

这浪里蛟龙费平也够狠的，为了杀林小楼，连自己属下的性命也可以不顾。

中了箭的皮筏子一下子泄了气，转眼间就沉没在江里。

而林小楼却如泥牛入海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半天也不见了出来透气。

浪里蛟龙费平盛怒下大声吼道：“妈个巴子，你们大家给我散开来仔细搜索，一发现那王八蛋的踪影就用暗青子招呼，千万不要让他跑了——”

于是那些快船全都散了开来，在江面上来往如梭。

奈何任凭这些人捣翻了江水，林小楼自始至终就没再出现过，仿佛游鱼入水，彼此消逝无踪。

在这些人还在江中搜寻的时候，林小楼早已潜游上了岸。

他有这么让人讶异的水性，完全是苦练出来，在他海上遇难以后被秦老爷救起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为了找回失落的记忆，整天都泡在海里，也无怪乎当他已经潜游上了岸，这些二楞子还在江面打转。

在岸边一处芦花丛旁，林小楼把湿衣拧干后就不再理会江面上的人，他摸着黑，几个起落人就消失在夜色里。

对于这突然发生的变故，他除了心碎与伤心外连刚开始有的悲愤也不复存在。

不管是秦关月或是聂青城出卖了他，他已懒得再去追究。

现在他只想赶快去与玉钗会合，远离长江水路，躲开再被十二连环坞狙杀。

人若心中有了爱，恨也就不再那么重要。

黄梅镇。

这黄梅镇离姑苏城只有五十几里地，是一个毫不起眼，也不繁华的小地方。

林小楼来到镇上天才刚亮，在镇头镇尾转了一圈都没有看到玉钗的人影，他便在小镇入口处的一株大榕树下伫立着。

他心里想一定是自己的脚程较快，所以先到了这里，而玉钗一个女人家，黑夜赶路终究不是那么容易，因此才会迟到。

可是由清晨等到中午，仍不见玉钗，林小楼已渐渐沉不住气。

来回地在树下徘徊，不时地引颈盼望，一向沉稳冷静的他，也不由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显露出焦躁不安的表情。

最后在他准备循着来路想要回头去找时，一匹快马已急如迅雷般由镇外直奔而来。

林小楼心中一跳，双眼眨也不眨一下地望着那匹快马来到身前。

马上的人是个虬髯汉子，他一阵逡视，人已在马上已出声道：

“阁下可是姓林？”

林小楼见对方的装扮不是十二连环坞的人，心中虽然吁了一口气，却也戒慎道：“我是姓林。”

虬髯汉子道：

“奉家主人之命，前来请林公子一晤。”

林小楼不免怀疑道：

“贵上是谁？又怎知我在此？”

虬髯汉子道：

“敝主人人称苍鹰丁星礼，是林公子一位朋友告之才知道你在这。”

林小楼搜遍记忆也没听说过苍鹰丁星礼这人是谁。

但不管对方是谁，他知道一定得随来人前去一会，哪怕是摆在前面的是龙潭虎穴，他也必须闯它一闯。

因为他在这里等的是玉钗，结果玉钗没来，来的却是别人，这叫他能不跟着来人而去吗？

按捺住心中的惊慌，林小楼望着对方道：“贵上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二十里外丁家庄。”

林小楼不再问了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请带路。”

虬髯大汉下了马道：“林公子骑着坐骑沿着大路走，前方自有人接应。”

林小楼也没客气，他接过缰绳，翻身上马，拨开四蹄就照着对方所说直奔而去。

心中惦念着玉钗的安危，林小楼想也不去想这苍鹰丁星礼到底为了什么要见自己。

不过由方才那虬髯汉子识礼又得体的对话里，他唯一放心的就是苍鹰丁星礼似乎不像一般的江湖强梁，玉钗虽然落在他们的手中，该不会受到让人担心的遭遇才对。

笔直的大路只有一条，也没有分岔。

林小楼催骑甚急，二十里的距离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。

当他翻过一个小山坡，就看到有人在路边向他招手了。

缓缓放慢了马步，林子楼来到那个家丁模样的人面前。

“林公子，敝主人恭候多时了。”

人家有礼又客气，林小楼也只有回礼道：“请带路。”

那家丁转身就走，身轻如燕，显然是个练家子。

穿过路旁的杂木林，一幢气派宏宇的庄院赫然出现。

高高的院墙，两座蹲踞的石狮，大门前一块檀木匾额高挂廊前，大老远就看得见上面四个大字：“崇礼尚义”。

在门前下了马，林小楼由大开的中门走了进去。

一条石板路，两旁花木扶疏，直通向数丈外大厅。

大厅之前立着一名清癯老人，老人一袭花衫颇有仙风道骨之意境。

还没走到近前，林小楼已感觉出老人身上发出来的一股无形罡气，压迫得使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

老人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小楼，然

后抬手肃客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，老夫丁星礼，未能亲自迎接林公子，在此当面谢罪。”

林小楼抱拳回了一礼道：“丁庄主客气了！”

入了大厅，双方分宾主落座后，林小楼开门见山道：“敢问敝友人在何处？”

老人抚着颌下花须道：“贵友人在后院静养，林公子尚请宽心。”

“静养？”林小楼吓了一跳。

“贵友想必旅途劳累，加上惊慌过度，我想休息一阵子就可出来与你会面，不过在此之前老夫尚有一事请教。”

“请说！”

“敢问林公子是否就是人称秦小无的……杀手？”

林小楼蓦然心中一跳，脸上却面无表情道：“丁庄主既已调查清楚，我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对不对？”

老人又逼问：“中原三剑可是死在你刀下？”

林小楼暗自提防道：“不错。”

老人倏地一声长笑道：“好，好，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今天终于让我等到替他们报仇的一刻。”

林小楼一颗心凉了半截。

他虽然还不知道丁星礼和中原三剑的关系，但从对方那声长笑，震得屋瓦声声作响的内劲看来，这个人一身功力已不是“可怕”两个字所能形容。

一直等到对方笑声停止时，林小楼才皱眉道：

“丁庄主，江湖上讲的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想如何对付我，我都没异议，不过我希望你不要为难我的朋友。”

老人动容道：“这你放心，老人还不至迁怒别人，只要杀了你报了仇，自然会放了你的朋友。”

林小楼“谢”过之后，轻轻一叹道：“我有一事想问丁庄主，你又是如何得知我的身份，你和中原三剑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老人是个磊落之人，他站了起来，道：

“我是他们三人的师叔，至于如何得知你的身份，说来或许你不信，前几天就有人投书给我，说你这两天就会经过这里，也许走水路，也许走陆路，于是我就派人不管水路陆路都守住，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你虽然走水路，却会在这附近上了岸。”

好毒的计谋！

林小楼明白泄露自己行踪的人，是一定要置自己于死地才罢休后，他简直一腔怒火已快喷了出来。

杀人者偿命，这是江湖上不变的法则。

林小楼既已承认他杀了中原三剑，也就无所谓道：

“丁庄主，你意欲如何？”

其实这句话也是问得多余，人家把他请了来总不会是请他吃饭喝酒。

老人倏地而笑，笑声里有着难言的悲愤，他冷声道：

“好说，我倒想问你，中原三剑到底与你有何怨仇，你竟然用卑鄙的手段狙杀他们？”

林小楼并不想为自己辩白，亦站了起来道：

“虽然我和他们并无怨仇，但以他们三人所作所为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只不过我是受人所托罢了。”

老人似乎还不大明白林小楼的话。

他怔了一下威态逼人道：“什么叫人人得而诛之？他们三人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？”

林小楼淡淡道：“这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态，你要替他们报仇就请划下道来吧！”

老人瞋目怒声道：“就是人已死了，我更不能随便污蔑他们，你今天非把话说清楚，谁不知他们三人在江湖中急公好义，声誉清正？”

林小楼忍不住道：“那只是他们表面做作，背地里他们三人却是奸淫掳掠，坏事做尽了。”

老人须发怒张，他指着林小楼道：“你这红口白牙，胡言乱语的小子，你……你这么说有什么凭据？”

林小楼不明白老人为什么那么激动？

他又哪里知道这苍鹰丁星礼一生行事守正不阿，嫉恶如仇。

淡淡一笑，林小楼道：

“要物证我没有，要人证却不难，小河沟，那里有一位章寡妇，她曾跟过中原三剑老大，对他们三人的伪善隐恶最是了解，更会告诉你几件江湖上的无头公案是谁做的。”

老人神情连变。

因为他看不出林小楼有捏造之理。

老人追问道：

“什么公案，你把话说清楚！”

林小楼嗤声道：

“你想替他们报仇，言及其他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老夫做事向来恩怨分明，中原三剑如果真的沽名钓誉，瞒着老夫做着‘挂羊头卖狗肉’之事，我不但不替他们报仇，还要多谢你替老夫为江湖除害。反之，你若有半点不实之处，老夫这双铁掌，会让你知道替人卖命者的下场。”

顿了一顿老人继续说道：

“现在你倒说说，江湖上有哪些无头公案是他们三人做的？”

林小楼深深望了老人一眼，他看到对方铮红的脸，表情是如此的执着。

像这种执着公理，行事毫不偏颇的人，林小楼知道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，这样的人已经可以列为受保护的“稀有动物”了。

低头想了一下，林小楼抬头道：

“太行山五年前镇远镖局失镖一案，四年前黄山二友遭人狙杀于川陕道，还有小河沟章寡妇遭遗弃，若非我先行找到她，她必将逃不过中原三剑杀人灭口的毒手。”

老人动容道：

“劫镖或有动机是为了钱财，杀黄山二友又怎见得是他们所为？”

林小楼道：

“只因黄山二友受镖局所托追查镖银一案，终于查出了中原三剑涉有重嫌，而准备握齐了证据要给镖局一个交代，那三个人也得知了消息，才有川陕道黄山二友身首异

处的事发生。”

老人追问道：

“这些事你何以得知？”

林小楼一笑道：

“镇远镖局仍在，虽然换了东家，当年护镖的镖师们全都看得清案发当日，那三个蒙面人手持五尺长剑，剑法以轻灵见长。武林中用五尺长剑的人不太多，主要的是黄山二友虽然被杀了灭口，但他们在死前却已先透露了消息给镖局，怀疑劫镖之人正是中原三剑。”

林小楼看得出老人内心的震惊。

虽然仍是追问，口气已软化了许多。

“以五尺长剑为兵器的人不多，但他们不能就此证明劫镖之人是他们！”

“当然！”林小楼道：

“那些只是旁证而已，问题在于章寡妇曾经出面替他们三人将一笔巨大款项存入了‘大同钱庄’，这件事她能作证，大同钱庄的人也可作证。”

老人连退两步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！

颓然一叹，他看来更形苍老道：

“我想……你说的全是实情才对……”

林小楼道：

“是不是实情，小河沟离这里不是很远，章寡妇也还没有死，丁庄主可以立刻派人去查证。”

“不……不用了！”

老人脸色灰败道：

“五年前他们三个人曾送老夫一……一份寿礼，那是……那是一份厚重的寿礼，只怪当时老夫并未细问他们怎会有那么多钱……”

过了许久，老人抖动着身躯，他慨然一叹道：

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三个孽畜死有余辜，老夫已不再追究他们是怎么死的，你……你可以离去……”

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大出林小楼意外。

虽然当时他不知老人是谁，他事后打听才知道老人一身功夫已达化境，中原三剑尚不及他十亭中的三亭。

老人赠了一匹马，林小楼与玉钗双人一骑沿着官道往东而行。

共过患难，经历生死，他们两人此刻已是连心连意。

见林小楼好久没说过一句话了，玉钗忍不住回头道：

“我们还有多久才会到达海边？”

林小楼收回悠悠思绪道：“我们暂时不回台湾了。”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

玉钗粉白的脸上有着诧异。

林小楼道：

“我想过了，有些人必须要面对他做一个了断，有些问题也不是逃避可以解决，到了前面市集，我们就换马乘船溯溪而上，回到我们来的地方。”

玉钗想了一下道：

“这也好，事情能作一个解决，总比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连吃饭睡觉都要防着强。”